

1247

3/1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

刘毅然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刘毅然著

wodeyewanbinimendebaitianhao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207—6

I. 我…

II. 刘…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987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

wodeyewanbinimendebaitianhao

© 刘毅然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2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207—6/I·987

定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孤独萨克斯.....	1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	57
流浪爵士鼓.....	102
平静的日子.....	161
初吻·咖啡馆·意大利之夏.....	210
摇滚青年.....	314
跋:浪漫毅然	吴 滨 381

孤独萨克斯

那曲调的颜色，由于忧郁的冲洗，已经变得斑斑驳驳了。那最初吹奏的欢乐到哪里去了呢？我这样想着，置身于笼罩在灰蒙蒙月光下的铁路路基上。铁轨像一行遥远的承诺。

这就要走了。我听见我的心说。

突然，一种想抱起我的黑色萨克斯管冲着这座城市吹奏这支颜色斑驳的曲调的强烈欲望在我的体内燃烧起来。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但我却能模糊而又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欲望已经布满我的灵魂，并开始向这个夜晚的整个空间弥漫。随心所欲地吹一曲吧。真正地随心所欲。这个疯狂和美妙、痛苦和幸福混杂在一起的欲望，是在我行将永远离开这座城市的那个夜晚突然降临的，它和那种人人都深恶痛绝惟独我痴痴迷醉的声音不期而至。那一刻我简直入迷了。我梦幻般钟情的这种声音，是铁器相互撞击和摩擦之后诞生的那种粗糙的尖利的声响。它来自一座嘎嘎吱吱叮叮咣咣正在倒塌的废弃破烂仓库。月光下，我默默地看着灰尘中倒下的建筑物，锈蚀的铁板扭曲着就像在舞蹈。我

简直激动得发抖了，一任那些充满刺激的声音磨砺着我的心，蹂躏着我的灵魂，抚摸着我的情感。那么锐利，那么刺耳，那么深刻有力，并散发着只有我能嗅到的芬芳的气息，还有我认为是辉煌如落日的光芒。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有无数把锋利的玻璃片在轻轻切割我的血管，我冲向那个声音，眼前呈现出这片美丽的废墟。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感官在这个夜晚受到的这种不可名状的刺激，使我无法抗拒骤然降临的欲望。我是多么喜爱夜晚啊。我从背囊里拿出我的黑色兄弟——萨克斯管，我要吹奏的这支曲子叫《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好》。这时候，一列漫长无尽的火车正轰轰隆隆地驶过，车轮与铁轨间的摩擦碰撞通过大地的震颤传到我的心里，加深了我的快感。我热泪盈眶，开始吹奏我的忧郁的往事。

绝对是一场梦，桃子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故事和恋情都是一场梦，我喜欢梦，喜欢梦里发生的一切，我不喜欢白天经历的事情。桃子说这话的时候，两只乌溜溜的眼睛睁得特别大，我知道她是非常真诚的。桃子走后，我开始迷恋夜晚，渐渐地坠入一种陶醉的境界里。只有在夜晚那些高贵的人入睡之后，我这个心甘情愿做卑贱浪子的人才有可能安详而宁静地想我的心事，让各种暗淡的梦幻纷至沓来。这时候，我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她，看见我的桃子，我的永远的桃子。那列火车依然在咣当咣当地行驶着。那座废弃仓库依然在咔嚓咔嚓地倒塌着。我呢我也依然在吹奏黑色萨克斯。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所有轰隆隆的铁器碰撞声在那一刻都神秘地消失了，只有我的忧郁的旋律在低声徘徊。我想，现在我有充裕的时间和宁静的空间来追忆我对她的爱恋和忏悔。我对烧火的师傅说，让我看一眼她吧。师傅让出位置，我从那方小孔中望见了我的桃子。她平躺在火里，柔和温暖

的火光给她的脸罩上一层金色的轮廓。我不想用漂亮或者美貌什么的字眼形容我的桃子，但我确实认为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的最动人的少女的脸。我说桃子我来跟你告别。桃子从火中坐起来。她的浓密的黑发舞蹈着一片金色的光辉。桃子笑了。还是那个令人心疼的略带忧伤的笑。桃子说别难受，我等着读你新写的小说呢！我没有说话。桃子又说吹萨克斯吧就吹那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桃子的声音那么悦耳动听，纤细而又略带沙哑，使我感到一种惬意的凄婉和哀愁。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灵魂潮湿了。列车巨大的轰鸣和铁器刺耳的碰撞声扑面而来，旋即又消失了。我看见了那片废墟。我的萨克斯管在寂静的夜晚无言地倾吐着。我听见桃子的低语，淅淅沥沥的，就像春季天空飘落的小雨。后来桃子笑了。雨水在地上汇聚成淙淙的小溪，太阳出来的时候，小溪水就被大地一点一点地吸收了。剩下来的就只有桃子的那双眼睛。遥远的不真实的眼睛。那列火车终于开过去了。由近而远的轰鸣声就像是在铁轨上演奏的一曲音乐，我凝望着向远方延伸的闪闪发光的铁轨，眼前出现了盼望已久的幻觉。我知道总有一刻我会听到召唤。

那是一片灰蒙蒙的布景。雾一样在流动。有一团火红的颜色在铁轨上面跃动。我大声喊叫着桃子！没有人应。但我相信这不是幻觉。这肯定是夏季的一个多雾的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只有在星期天，我们才会来到这个寂静的小站。听火车汽笛在太阳下的长鸣，听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隆隆声，听桃子唱她喜爱的那些差不多都带有感伤情调的流行歌曲，也听我吹奏萨克斯管，吹我喜欢的无拘无束的摇滚乐。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真实的目的。我们来这儿完完全全是为了享受宁静的温馨。城市里的那些喧哗和躁动，反而使我感到孤寂和疲倦。而在这儿，在这个路基上长满荒草的小站，轻轻搂抱住我的小桃子，听她的心脏赤

裸裸地跳动，所有要被窒息的感觉都消失了。尤其当列车挟带着一股股强劲的风从我们身边奔驰而过，桃子黑黑的长发飘起来，我就有一种渴望飞的感觉。一种想浪迹天涯的强烈情绪使我冲动不已。那时我会使劲地搂住桃子，好像我们已经在大海上海浪澎湃一样，铁器碰撞的刺耳声音比海的涛声更有魅力更动人心魄，更遥远而且亲近。

我记不起我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小站的了。记不起初次来小站的具体时间。但桃子整个下午都垂直于阳光下两眼望着天空的模样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有微风吹拂，微风把桃子的两缕黑发吹到白皙的脸上，这使桃子看上去多少显得有点凄凉。桃子靠在那节废弃的旧铁皮车厢上。一动不动。乌溜溜黑亮亮的眸子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天，我真想知道她此时此刻想些什么。我走近她，发现她的眼睛深不见底。我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我说你怎么也喜欢这个地方，你过去也常来吗？桃子歪着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光芒闪闪烁烁，倏忽又消失了。我的脸瞬间就红了。每次桃子用这种顽皮的眼神望我的时候，我都会脸红。这时候桃子就会扑哧一笑，说我是爱红脸的小男孩。今天桃子没说这话，她依然眯缝着眼睛望着铁轨伸去的远方那片迷茫的景色。我发现她藏在浓密的长睫毛下的目光焦点是虚的，也许她什么也没有看吧。也许。经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桃子突然说，你刚才问我什么，小毅。小毅是我的小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这样称呼我。我说我问你为什么也喜欢这个地方。桃子说只许你一个人喜欢吗？我说那倒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桃子说如果说出来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该多失望啊。我说我想不会两样。桃子说凭什么呢？我说凭我感觉。桃子笑了。桃子说感觉是最靠不住的。我沉默

无语。我低下头，用脚去踢路基上一块形状很奇特的石头，桃子用她的小脚把石头踩住了，我只好不踢。那个瞬间我的心里蓦地掠过一阵凄凉的颤抖，我看见了桃子的那只脚。我轻轻咬住我的嘴唇，把脸扭向一边。桃子忽然温柔地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深不见底的眼睛纹丝不动地望着我。我不敢与她对视。桃子的小手轻轻触摸我的脸我的耳朵直到我的头发，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脸仰起来面对着她。我吃惊地发现桃子脸上的笑是强装出来的，她眼里骨碌碌打转的是晶晶莹莹的泪水。一阵长时间的对视，我眼前恍惚起来，桃子的泪水化解出一片迷迷濛濛的细雨。就是在那片细雨叮咚的伴随之下，我第一次抱住桃子吻了她，我一边吻她柔软的脖子一边嗫嚅着说我爱你桃子，我是那样重复着说的。桃子湿漉漉的吻把我从清凉的雨中唤回到阳光明媚的车站。桃子说小毅你真的喜欢我？我说真的。桃子说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记不清了。桃子说为什么会喜欢我？我说凭我的感觉。桃子说又搬出那个骗人的东西了，谁会相信呢？我非常轻柔地吻了一下桃子的眼睛，时间较长，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眼珠在眼皮下不停地颤动。我说这回信了吧。桃子说还有这只眼睛。我就又吻了她的另一只眼睛。桃子说我信一点儿了。那个时候，刚好有列长长的火车隆隆驶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风像要把人卷到天空中去。桃子一下就钻进我的怀里，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胸脯上，我轻轻抚摸着桃子的长头发，我们沐浴在铁器摩擦声音的温暖里。火车开过去了。我们仍然那样相依着靠了许久许久。桃子抬起脸望着我说，好听极了，真是好听极了，咚咚的就像打鼓。我说我就是喜欢这种声音，它常常使我激动，它和我喜欢的摇滚乐那么近似，简直就像亲兄弟。桃子说我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你的心跳，比火车更响，你看看，我说过两个人的想法不会是一样的，人跟人的想法永远不会是一样的。我默默

地注视着桃子微微开启的嘴唇，它红润潮湿像一枚熟透了的野草莓，从那里面发出的声音，永远像淅淅沥沥的小雨，湿润着我的肢体和我的精神，最后渗进我的心底。桃子发现了我的凝神注视的神态，她不说了，于是我感到四周又弥漫了这座小站的孤寂和燥热。那个星期天无风无雨也无云。

现在，我们开始沿着铁轨向落日方向款款走去，穿过那几节废弃的铁皮车厢，我们整个地沐浴在夕阳橙黄色的光辉里，大地一片暖色，使桃子的那条红色的裸露双肩的背带裙显得特别耀眼。我站在铁轨上，这样我就刚好高出桃子一个头，桃子可爱的小脑袋正好靠在我的肩胛里，我感到很得意，好像我是桃子的守护神一样。桃子忽然说你要是真有这么高就好了，更像个男子汉。我说现在不像吗？桃子说不太像，更像一个小男孩，还爱脸红，你说为什么总爱脸红呢？你吹萨克斯管的时候最迷人了，只有那一刻你是长大的，你那股猛打猛冲的疯狂样子，老叫我心狂跳，其余的时候啊，我反而觉得你像我的弟弟。我无话可说，也不想说，我就愿意听桃子娓娓叙说，我的心里就会落下片绿雨。我们迎着黄昏继续向前走着，太阳不知不觉地就消失了。暮色很绚丽，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各种变幻的色调。桃子轻声地哼起了一支歌，是台湾风靡的一支流行歌曲，好像叫《驿动的心》什么的，其中有一句歌词“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票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知道桃子为什么如此喜爱这首歌，这两天我已经听见她哼唱好几回了。怎么喜欢这支歌？我问桃子。我一向不大喜欢缠缠绵绵的流行歌，我更喜爱为所欲为的摇滚乐。桃子说，我想有个家，有个在票根上的家，有个四处飘泊的家，小毅你坐过火车吗？我耸耸肩说坐过。桃子说我可没坐过，看看也很高兴呢。我沉默了，这也许就是桃子喜欢来这座荒凉的小站的原因吧，或许在火车隆隆的轰鸣声中她能得到某种补偿。那节绿色的

列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眼睛里的。我说桃子我现在就让你坐坐火车。我没等桃子反应过来就把她拦腰抱在怀里，故意略显粗暴一点，因为桃子有一回对我说她喜欢野一点儿。桃子的身体很瘦很轻，每次抱起我都心疼得要命，就像抱一只白色的羊羔。我跳过几根枕木，把桃子放在废车厢门口的踏板上，车门是锁着的，只好让桃子站在踏板上。我跑到车厢的尾部，用肩膀顶着车厢，车厢纹丝不动。桃子说当心，别摔倒。我望着桃子清澈的眼睛，悲哀得难以自己。桃子是想要有一个流动的家。我忽然看见不远处横着一根铁棒。我跑过去把铁棒捡回来，用它撬车轮，车厢居然前进了。那个瞬间我简直欣喜若狂，我大声喊叫，桃子你想去哪儿？桃子说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地方。可我不知道那个美好的地方在哪儿？！

月亮升起的时候，晚风送来小站凄凉的歌。我是说小站四周那些荒芜的野草在轻轻的摇曳。这时候，桃子就会用她特有的一种充满渴望的天真眼神凝视着我，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一切都是一目了然。我打开黑色背囊，小心翼翼地取出我最心爱的宝贝萨克斯管，我要在这个寂静黝黑的夜里为桃子为我自己，吹奏一曲哀愁的歌。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吹的是意大利导演莱昂纳执导的电影《美国往事》中的插曲，那是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当第一个音符从我的嘴边滑出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再现了面条和黛布拉动人魂魄的爱情故事。我非常迷恋饰演面条的德尼罗，我迷恋他脸上时常出现的那种充满心酸感又忧伤又可笑的笑，这种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桃子说我后来的脸就总是浮动着这种笑。我一笑，她就会扑到我的怀里，用小手拍打着我的脸，她重复着说小毅你别这样笑别这样笑叫人受不了，你不如哭一场你大哭一场吧。她的声音显得非常遥远，仿佛是从另

一个世界漂泊而来，而我拥抱的这个柔软温暖的身体却又是这样亲切这样真实。那时候，我们搞到一盘《美国往事》的录像带，反反复复地看，在激动和泪水中消磨着一个又一个夜晚。桃子说我发觉有一种情绪是人类共有的，是超越国界的。我说我也发觉了我敢发誓咱俩的感觉一样。桃子让我写在手上，她呢也写在手上，然后我们把手凑到一起同时翻开，那个瞬间我们兴奋地惊呆了，我们写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字：忧伤。于是我们就好久好久这样面对面地傻坐着。一动也不动。有时就会懵懵懂懂地呆坐到天亮。我恍惚觉得桃子那张白净的脸就是渐渐浮到窗前的月亮，那种心境的温馨和柔润常常使我觉得夜晚太短暂太让人留恋了。

现在，我就在回忆的清晰中和现实的朦胧里吹奏着这支乐曲。我吹得极为流畅，没有用任何装饰音和演奏技巧，我要让这旋律像依偎在我身边的少女桃子一样纯真和朴实。如歌如泣，如歌如泣。桃子搂抱住我的腰的两只小手一直颤抖不止，她用脸在我后背轻轻蹭着，我能感受到这种无声的鼓励。

你觉得夏夜漫长吗？我们跳上那节废弃车厢的时候，桃子歪着脑袋这样问我。问这干吗？我说。桃子说我就想让这夜晚长长的长长的，比铁轨还要长，天亮我们就要分手了，就要去干各自的活儿，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桃子黑溜溜的眼睛水汪汪的，我知道那里面饱含着什么。我想说我也是，但我没说。我把心里要说的话交给苍白的手去说了。我抱住桃子，一只手伸进她的衣衫里。我轻轻触摸着她的光滑平和的皮肤，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就像《美国往事》的旋律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展现。桃子捉住我的手，把它按在那个鼓胀而又极富弹性的乳房上。我的手笨拙不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好像过了有十年那么长的时间，我

才把手抽出来。我听见桃子的呼吸声像快音阶那样急促起来，她使劲地贴着我，小雨一样的声音渗进我的心里。小毅小毅小毅她喃喃不止。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小脸，吃惊地发现她的眼里盈满月光般晶莹的泪水。吻她的脸的时候，我吻到了一股咸咸的滋味。又有一列火车隆隆驶过，飞掠的灯光将我们的脸切割成闪烁的碎片，我非常真切地看见了桃子弯弯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我用脸摩挲着她的长发，那股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气息使我感到巨大的满足，一股新鲜的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在我的血液里涌动，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虽然一直想活得落拓不羁或者潇洒自在一些，但在桃子面前，我却无法逾越腼腆胆怯的天性。那时候，我是说在我们那样长久地互相拥抱亲吻和爱抚之后，我感觉更为强烈的已经不是那股欲望的热流，我体验着一种炽烈的痛苦。是的，我用生命和灵魂一同体验着。我终于没有继续走下去。我根本没有勇气。我心疼桃子。桃子说永远在我的身边吗？我说永远。桃子又说是真的吗？要是真的那样就好了。桃子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这时候一阵巨大的骚动不安的声响在我耳边弥漫。那座废弃仓库已经完全倒坍啦，我仿佛听到一声召唤。这一刻我听到召唤。这是桃子给我的最大的礼物。桃子说走吧，小毅走吧，我们拯救的是自己的生命，你听见吗？我的眼睛在这个瞬间充满了泪水。我的目光潮湿了这个夏季的黎明。我别无他求，我知道我的生命将与流浪这两个字风雨同舟。我默默地背起背囊，里面装着惟一的萨克斯，我回头望着我认为布满天空的桃子的眼睛。我说别了，我的小桃子，我的青春往事。

我推开“风暴”卡拉 OK 乐厅的旋转式玻璃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黑暗中骚动着一片疯狂。刚才我站在门外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喧闹，就像站在海边听海潮一样，真不情愿走进去。我只想宁静地与桃子告别。我此时的忧伤心情和舞厅里抽疯般的狂放格格不入，但我还是推门而入了。这里是我和桃子初次相遇的地方，我无法忘记逝去的一切。我必须来。而且要在晚上。借着幽暗的灯光我找到了临窗的那张桌子，那里光线很弱，桃子就喜欢一声不响地坐在这里，双手支着下巴，望着台上吹奏萨克斯的我。我很晚很晚才发现这里藏着一双那么安静那么好看的眼睛，目光又是奔向我的。我坐在椅子上，把那副又黑又大的太阳镜戴上，我不想让人认出来我这个当年的摇滚青年和爵士鼓手。从霹雳舞到爵士鼓再到萨克斯管，我经历了从潇洒到疯狂最后沉入忧伤的过程。我喜欢这个过程，我不在乎我走过的这段心理历程的目的地在哪儿，我没有目标。只要体验这个过程就足够了。我坐在桌子旁，饮着一杯柠檬汁，它使我愉快地回想起桃子头发上的气息。听着台上那帮都市牛仔沙哑着嗓子吼叫，我眼前那群踩着地动山摇的节奏拼命摇摆身体的形象渐渐模糊起来。我的脑海里浮出另外一些像古典油画一样宁静的画面，桃子把脸依在浑圆美丽的胳膊上，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那已经是下半夜了吧，乐厅早已关门。我是坐在石头台阶上孤独地一个人吹奏的。我一直没有发现台阶的另一头坐着一个姑娘。后来我看见她了，我感到非常好奇和恼火，我不希望在这个夜晚有人偷听我灵魂的声音。我态度非常严厉地说你在这儿干吗？她说听你吹奏。我说有什么好听的？她说我感到你在同我谈话。我